

新闻研究资料

XINWEN YANJIU ZILIAO

- 亚运宣传效果调查
- 纪念戈公振、张友鸾先生
- 清代北京民间报房与京报
- 施拉姆的传播理论
- 苏联、越南新闻法简介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五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副主编 阎焕书

责任编辑 李斯颐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五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4-0955-9/G·23 定价：2.20元

目 录

· 理论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论“需要的体系”

和精神交往.....陈力丹 (1)

施拉姆的传播理论.....何庆良 (16)

国外对儿童与大众传播关系的研究.....卜 卫 (32)

论晚报的特性.....蔡 雯 (48)

· 调研报告

广播电视亚运宣传对受众态度的影响

.....陈崇山 金文雄 (59)

电视与少年儿童

——北京市区三至六年级小学生收视情况调查

.....亚运会传播效果调查组小学生调查小组 (94)

· 国外及港台新闻界

苏联新闻法简介.....徐耀魁 (106)

越南新闻法简介.....伍 耐 (118)

· 人物篇

纪念戈公振先生诞辰100周年..... (122)

戈公振与上海报学社.....陈锡汶 (142)

报坛驰骋30年

- 记先父张友鸾新闻工作经历……………张 钰(150)
- 忆鸾兄在《世界日报》……………万枚子(161)
- 记友鸾师创刊《立报》片断……………于 友(163)
- 他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丁法章(166)
- 忆张大先生……………钱辛波(167)
- 爱国、爱青年的友鸾师……………张西洛(169)
- 编辑大师 德业永存……………陈理源(172)

• 中国报刊史

《新华日报》档案史料(之二)

- 剪报经验总结……………(179)
- 怎样编写通讯……………(199)
- 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方汉奇(250)

• 本刊启事……………(15)

• 补白

- 我国报纸总目及分类数(47) 台湾报刊业近况(105)
-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评选优秀论文,本刊发表的3篇论文获奖
(117) 新闻界被难人物黄世仲(121)、陈听香(141)

马克思、恩格斯

论“需要的体系”和精神交往

刘智同志的《需求层次与新闻传播活动》(载本刊总 51 辑),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新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这对于深化新闻学理论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作者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新闻现象,同时借用马斯洛的五层次需要论说明问题。我觉得,马斯洛的心理学对启发我们的思路是很有帮助的,但不能简单地套用。马斯洛从整体、综合的角度分析了人的五层次需要,并且有一个前提,即他论证的五层次需要,是以选定的格外健全、成熟的人为研究对象,避开了弗洛伊德所论的人的本能需要那一半,只注意人类本性中“自主自治”的那一半。人的需要并非阶梯式递进排列那样单纯,而是表现为一种曲折交错的需要的网络,不同层次的需要受到压抑时,会置换为其他层次的需要,以此构成各层次间的串联腾挪。

既然讲到人的需要与新闻现象,我想借此机会将题目扩大一些,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需要的体系”和人的精神交往(这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一般的人际联系、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作、知识的学习和教授等等,当然其中也包括新闻信息的沟通)的论述。这对于丰富我国新闻学的基

础理论，无疑是很有益的。

社会需要与交往

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观察人的精神交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需要决定人的精神交往的程度、水平和内容，而社会需要又受制于具体的社会生产结构。

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精神交往似乎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一些人享受着当时社会最先进的交往手段，另一些人则甘于依靠很原始的交往手段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交往也有稳固的中介。黑格尔曾敏锐地意识到，各种社会需要的协调在其中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整个社会的交往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术语“需要的体系”，进一步指出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结构的关系。他举例说，工人买土豆、妇女买花边这种交往（既是物质交换活动，也是一种最简单的人际精神交往），每一次都是偶然的，都是根据个人的需要行事，而这些交往的背后，则是具体的社会生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工厂老板一般不会去买土豆当饭吃，男子也不会对花边感兴趣。社会地位、性别等等的差别，使需要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在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情形也是一样，那时的社会组织、巫术、仪式、图腾、神话、歌舞等等，为满足人们精神交往的需要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使社会处于稳定状态。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生产组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

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① 这里讲的“需要”，侧重于物质交往。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精神交往的情形也是如此。^② 简单地说，一个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是该社会“需要的体系”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个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的创作活动，认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便受制于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的罗马的生产结构。他们写道：“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象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③

当然，对某一种精神交往的需要一旦社会化，需要亦会促进这种精神交往有组织有系统地发展。他们接着便指出：“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④ 现代交往媒介电报的普遍使用，也是由于它成为一种社会的需要。马克思曾报道了英国1854年1月的大雪，如何使电报交往成为社会需要的。他写道：“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因无法预先通知推迟付款而引起拒付期票起见，开始使用电报。”^⑤

从人类精神交往的历史发展看，社会需要作为一种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87页。（后面凡引此书不再注书名）。

② 第4卷470页。

③④ 第3卷459页。

⑤ 第10卷53页。

动因，对精神交往的进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社会需要产生了人们进行交往的器官，接着是语言。

作为一种交往形式（包括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的人类最初的政治共同体，也是由需要产生的。为此，马克思引证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话：“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满足自己而需要很多人互助的时候，就产生了城邦。”“我们的需要创建了城邦。”^①而一旦政治存在成为一种现实，新的交往需要又产生了。恩格斯曾经把塞尔维亚（今南斯拉夫的一个共和国）作为这样一个例证，他说：“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②

上面的情形中，社会需要召唤着新的交往形式，开拓着人们交往的视野，以致马克思把它称为人的“第二天性”。^③在另一些情形下，人们的交往也推动着需要的扩大，为更大规模的交往创造条件，例如近代的世界交往体系，便是在需求开拓交往、交往扩大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马克思写道：“战争、为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④对一个人而言，许多情况下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需要很难完全分开，交往的手段常常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

① 第47卷322页。

② 第9卷12页。

③ 第25卷971页。

④ 第42卷382页。

品和操作对象。”^①

就精神交往而言，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精神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如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印刷术、铁路、轮船、电报等等）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这些手段本身又是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 总之，社会需要是一个内在的社会发展动因，一种中介力量，它一方面受制于生产和生产结构，一方面创造着新的交往内容和形式。

人的需要与交往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与社会需要相关联的精神交往；在运用这些原理时，则简单地据此要求各种精神交往的形式（文学、戏剧、新闻等等）只能为社会需要服务，忽视了人的需要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并没有将“需要的体系”的认识停留在社会需要这一层次上，他们在考察人的本性、人对自身的全面占有时，又进一步研究了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问题，使“需要的体系”的基本观点得到了深化和丰富。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过程中，人也创造着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这种生产及其带来的

^① 第21卷331页。

^② 第46卷上册494页。

精神交往，是人远远高过动物的标志。从人的本性的角度看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那么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常数，这种需要的多样化、开放性和因此具有的自我超越性，使它不同于动物式的欲望要求，而表现为一个横向无限开拓、纵向不断创生的有机系列。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个体需要，并且是“从自己出发”产生的，每个人的社会联系亦是直接由这种需要而建立，尽管个体需要有具体的社会作为背景。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①利己主义在这里不含贬意，是中性概念。

在研究人的需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②马克思多次谈到人是“喜爱交往的存在物”，“有和同类交往的需

^① 第42卷24页。

^② 第3卷514—515页。

要。”^①恩格斯也指出：“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②也许交往的当事人意识不到，但人们的交往绝不是为了点缀，而是一种生命的要求，它使人类产生永远追求的力量。

交 往 层 次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精神交往的论述中，实际上谈到三个层次的不同需要的表现。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表层的满足，马克思曾引证英国17世纪经济学家巴本的话说明这种情形：“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③而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就如马克思所说，是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④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这里涉及到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实质问题：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把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在对象世界中转化为肯定自身的需要。

较高层次的人的精神交往，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不断获得肯定自身的信息，以维持主体的心理平衡，并感到满足和愉悦。一幅精彩的画、一首美妙的乐曲、一条好消息，往往会使人得到一种满足，便是这个道理。这种人对信息的需要，虽然表现为受动，它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⑤它表现为人内心的、

① 第42卷19、134页。

② 第42卷360页。

③ 第23卷47页。

④⑤ 第42卷125页、124页。

心理的、精神的需要，不能靠外部世界来滋养，并且超越肉体的直接需要，有时也超越人心理表层的直接满足，而上升到对人的整体实现的痛苦追求。因为人除了自然的心理表层的满足外，在精神交往方面还需要进行生命搏击的勇气、安宁、慰藉、信心、友谊、对生活价值的感受、对事业成功的把握等等。当然，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给人带来的享受是不同的。新闻信息带来的是一种知识、认识及思考，或一时的兴奋，而综合性的艺术信息，则如恩格斯所说，“构成生活享受的最内在的核心。”^①

在更高的层次上，人还有一种从对象世界的相反方面获取自我肯定信息的能动性。在谈到人对社会异化现象的认识时，马克思曾指出了这种情况，他说：“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②这种高级的内在的精神交往活动，与人的文明程度和知识水平同步发展。关于这个道理，马克思引证过17世纪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话：“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③

当然，即使在原始时代，人在物质需要以外亦需要精神交往，寻求心理平衡，这种交往的典型表现是神话的传播。这种传播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

① 第41卷305页。

② 第42卷172页。

③ 第23卷675页。

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神话及与神话相联系的巫术、原始宗教等等，深切地流露了人的精神本质：强烈的情欲冲动，对生与死的疑惑和恐惧，渴望对世界的支配等等。原始人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代一代地口传着关于自己部落的神话，只是因为神话使他们发展自己、征服自然的意愿得到一种象征性的满足。对这种精神交往的需要，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详细地进行了探讨。

作为“消费”的精神交往

无论以思维的方式，还是以感觉的方式来肯定自身，都会给人带来满足和愉快。在这个意义上，对精神交往的满足也是一种“消费”，并且显然高于物质消费的层次。从这个角度，马克思对精神交往需要进行过较深入的分析。他以音乐为例，指出：“音乐家给我一种美的享受，我购买他的演奏”，“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②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如果他真正进入境界，也会有如听音乐那样的精神交往感受，他的心灵愈超越实用的领域，愈得到心理补偿和情绪升华。读报纸听新闻时，人们急于想知道要了解的事情，也有相似的情形，只是表现层次低一些。

以上的情形说明，在满足精神交往需要的同时，消费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在创造精神交往的新的参与者。仍以音乐为例，马克思说：“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的音

① 第46卷上册48—49页、

② 第47卷152页，第26卷I册312页。

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①音乐感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因而钢琴演奏者实际上也创造着再欣赏的人。对于其他信息的交往，情形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欣赏或接受信息的人，精神交往便无法扩大和发展。“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②

从消费和再生产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人的精神交往的进化和扩大，也可以说是消费和再生产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精神产品（一部分与行为不可分割）的精致化和欣赏或接受者水平的提高和扩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以消费为视角，情形就如马克思所说：“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具有特色的大众传播媒介，会有从少到多的稳定受众群这样一种现象。

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比物质交往的需要微妙、复杂得多，马克思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曾经深入分析了人们在满足自己精神交往需要方面所表现的主动性。从这个角度看，有些精神产品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的、阶级的或党派的背

① 第26卷I册264页。

② 第42卷125—126页。

③ 第46卷上册29页。

景，却能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和心灵的象征，成为接受者生活经验和情感振动的诱发剂、暗示力，或叫表现媒介。这是由于“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这里的再现自身和直观自身，是一种自我认识，有些象用镜子反射自身，接受者在精神产品中看到了与自己的固有观念和欲望顺行的一些东西，就会接受这种产品（包括与行为不可分的产品，如表演、播音等），并通过它们激起自己的情感表现和经验联想。例如马克思讲的具有“永久的魅力”^②的古希腊神话，即是由于现代人对它仍有感应，在其中可以看到、认识和再现自身而经久不衰。这是一种异质同构性质的肯定性情感反应，它不求生活经验和情感内容的完全契合，只求结构特征的相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少精神产品便有可能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接受者建立联系。海涅曾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它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③马克思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补充说，绝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曲解”，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离。^④

交往层次的递进和交错

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人们读报纸，

① 第42卷97页。

② 第46卷上册49页。

③ 转引自希·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文版第310页。

④ 第30卷608页。

除了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动因。在分析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人们追求较高级精神交往需要的顽强性。人一旦成为人，就很少直接用肉体需要来解释行为了。所以恩格斯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①于是，形成了人的种种追求，而主体精神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就处在种种追求的张力之中，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一旦实现，马上就会出现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的需要。马克思把它看作一种规律性现象，指出：“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②恩格斯十分赞同的俄国作家拉甫罗夫所说的一句话，也说明了这个意思：“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③

最低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是物质需要的附属品。例如，饥肠辘辘的人吃了一顿饱饭后，就会感到一种很少有的心理满足，这种精神的感觉就如马克思分析的：“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④当人走出这种境况时，交往立即成为一种追求的目的。马克思曾谈到他1844年对法国工人的观察，他们那时便处于这个

① 第20卷516—517页。

② 第47卷260页。

③ 第34卷163页。

④ 第42卷126页。